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新约历代经解

刘小枫◎主编



[古罗马]俄里根 Origen ◎ 著

属灵的寓意

——《约翰福音》注疏 [上]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Books I—10

柳博赞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新约历代经解

刘小枫 ● 主编



属灵的寓意

——《约翰福音》注疏 [上]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Books I—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属灵的寓意:《约翰福音》注疏. 上/(古罗马)俄里根著;柳博赞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3

书名原文: *Origen: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ISBN 978-7-5080-5648-7

I. ①属… II. ①俄… ②柳… III. ①圣经—研究 IV. ①B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0728 号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books 1 - 10 by Origen
Copyright © 1989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7-1514

出 版: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电话:646633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印 张: 26.25
字 数: 600 千字
定 价: 78.00 元(上下册)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渐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选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

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新约历代经解”出版说明

“新约全书”(tēstāmentum novum)是基督教会的初代文献汇编,大约在公元三世纪中期,经一系列教会公会议确认为各地教派共同分享的灵修食粮,具有共同教会的权威性:亚历山大里亚主教阿塔纳修斯[Athanasius]于367年在书信中已经列出所有现存新约篇目,并首次用“列入正典”(kanonizomena)一词来称呼这些书卷;393年,在希波召开的主教会议(Synod of Hippo)正式确定了公教会的新旧约正典(397年,在迦太基召开的公会议[Council of Carthage]重申了该决议)。

《新约全书》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福音四书、保罗书简和其他书卷。“福音”本意是“好消息”,所谓“福音书”即依次位于《新约全书》之首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主题都是记叙耶稣基督的生平。前三部因内容多有类似而被称为“对观福音”(synoptic gospels,亦称“符类福音”),“第四福音书”《约翰福音》的记叙显出与“对观福音”多少有些不同的品质和视角。

《使徒行传》可看作是保罗书信引言,一般认为出自路加之笔(大约写于公元80年),记叙保罗(原名扫罗)如何从激烈抵制基督信仰的犹太拉比转变为热切传扬福音的犹太人。保罗对初代教会付出的巨大心血,见于《新约全书》中的十三封保罗书简(大约写于公元50-62年间,有些书简的真伪迄今仍有争议),对早期教会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新约全书》第三部分汇编了其他地区的初代教会领袖(彼得和约翰)的书简,还包括启示文学作品《启示录》。

2 属灵的寓意

就与福音书的关系而言,这些篇什与保罗书简处于平行位置。总之,《新约全书》的编排非常讲究(并非按成文时间先后为序),反映了初代教会的共同认信和制度化建设。

从距离“新约时代”很近的教父时代到二十世纪,近两千年来绎读“新约全书”的思想大家代不乏人。十九世纪以降,随着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普及,“新约”注疏和研究文献急增,各种考据和义理探究越来越细致绵密。这套汉译“新约历代经解”仅致力编译西方历代思想大家的经解要著,尤其重视今人校勘笺释的故书,有别于今人编写的供教会生活所用的注释和新派学院式考据,旨在积累西方经学史的重要文献,改变我国西学研究偏重哲学论著、忽略宗教经典注疏的偏颇,以期对西方文明大传统有更为整全而深入的理解。

刘小枫

2009年5月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目 录

英译本导言	1
本书引用文献缩写	35
第一卷	37
第二卷	108
第四卷	175
第五卷	177
第六卷	185
第十卷	273
人名地名索引	352
《圣经》经卷索引	362

英译本导言

1 [3] 俄里根的生活和著述以《圣经》研究为核心。他大部分著作都是注疏《圣经》经卷,或者是基于《圣经》文本的布道词。在这些著作中,俄里根的注疏与《圣经》的经文互相穿插,思维在经文中自由穿行,从中摘取合适的字词,巧妙地将其组织起来。俄里根这样做是为了寻找属灵寓意,因为,他认为《圣经》的每字每句都隐含着属灵寓意。哈纳克(Harnack)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在教会中,从来没有哪位神学家像俄里根这样——或是梦想像他这样——只有一个身份:释经家。”^①

2 也许,在整本《圣经》当中,尤其在《新约》中,没有任何一卷书比《约翰福音》更适合俄里根的释经进路。他的《约翰福音注疏》是初期教会最伟大的释经著作。在这本书中,俄里根自己也称赞《约翰福音》是《圣经》所有经卷的顶点。^②《约翰福音》很早就因其与众不同的特性而被称为“属灵的福音书”,^③这也使《约翰福音注疏》成为关注的焦点,从初期教会到今天一直如此。威尔斯(M. F. Wiles)指出,对《圣经》的现代批判进路已经革命性地改变了我们对某些经卷的诠释,以至于我们会觉得,教父的释经著作对理解这些经卷几乎没有任何价值。他说:

① A. Von Harnack,《俄里根注疏著作在教会历史中的影响》(*Der kirchengeschichtliche Ertrag der exegetischen Arbeiten des Origenes*, 1919),第二章4节,引自H. von Campenhausen,《基督教圣经成书史》(*The Formation of the Christian Bible*,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2),J. A. Baker译,页307。

② 见《约翰福音注疏》第一卷第23节。

③ 参见Eusebius,《教会史》(*Church History*),前揭,6. 14. 7,引自亚历山大城主教克莱门特的《大纲》(*Hypotyposeis*)。

2 属灵的寓意

也许,在整本《圣经》之中,再没有比《约翰福音》更能体现出这一情况了。《约翰福音》是如此特别,要揭示[4]它蕴含的秘密,需要的似乎不是分析者技巧性的探究,而是某种直觉性的领悟。^①

写作的时间和地点

3 俄里根在比较早的时间就开始了这部权威式的著述,当时他还住在亚历山大城,但成书时间却很晚,直到他定居凯撒里亚之后才最终完成。^② 俄里根在第一卷中提到,他离开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亚历山大城,^③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撰写《约翰福音注疏》。他并没说自己去了哪里,但诺丹(Nautin)认为俄里根去了巴勒斯坦,迫使他暂时离开的原因是与亚历山大城主教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有矛盾。两人的矛盾始于俄里根发表《创世记注疏》(*Commentary on Genesis*)和另一本著作《论首要原理》(*On First Principles*)。^④《崇美集》(*Philocalia*)有一些片段存世,其中第五卷前言说,俄里根又一次离开亚历山大城。^⑤据诺丹推测,这次俄里根离开

① M. F. Wiles,《属灵的福音:早期教会对第四福音书的注疏》(*The Spiritual Gospel: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ourth Gospel in the Early Chur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页 1。

② 关于俄里根的简要生平,参见《俄里根:〈创世记〉和〈出埃及记〉布道词》(*Origen: Homilies on Genesis and Exodus*), R. E. Heine 译,《教父著作选集》(FOTC) 71. 7 - 25。关于俄里根的详细生平,参见 H. Crouzel,《俄里根》(*Origène*, Paris: éditions Lethielleux, 1985), 以及 J. W. Trigg,《俄里根:三世纪教会的圣经和哲学》(*Origen: The Bible and Philosophy in the Third Century Church*, Atlanta: John Knox Press, 1983)。

③ 见《约翰福音注疏》第一卷第 12 节到第 13 节。

④ P. Nautin,《俄里根:生平和著作》(*Origène: sa vie et son oeuvre*, Paris: Beauchesne, 1977), 页 366 - 370; 423 - 427。

⑤ 见《约翰福音注疏》第五卷第 1 节。

亚历山大城的时间与他动身去安提阿的时间正好吻合——俄里根曾应塞维鲁斯(Alexander Severus)^①之母的邀请,于公元231-232年^②赴安提阿做客。这样推算的话,《约翰福音注疏》的前四卷当是公元230-231年^③在亚历山大城完成的,而第五卷——至少其中一部分——则是公元231-232年在安提阿完成的。俄里根说自己在亚历山大城口述完成了该书前五卷,在安提阿着手写第六卷。^④后来,他与德米特里乌斯之间的矛盾激化,无法得到一个学者所需要的安静环境,所以他暂时停笔,搁置了《约翰福音注疏》的写作。后来,俄里根干脆离开亚历山大城,在凯撒里亚定居,然后才继续写下去。^⑤

4 [5]搬到凯撒里亚之后,俄里根似乎又重新开始写《约翰福音注疏》。但是,俄里根说自己不得不重写第六卷,因为,他在亚历山大城口述完成的部分没有带过来。^⑥俄里根搬到凯撒里亚的时间应该是公元234年。^⑦这就为推测第六卷写作时间的起始提供了明确线索。但整本书何时完成,就不得而知了。第六卷仍然在讨论《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内容。本书得以存留的部分中,最后一卷是第三十二卷,这大概也是俄里根所写的关于《约翰福音》的最后作品了。^⑧在这一卷的引言中,俄里根流露出对写作的疲倦,甚至不

① [译按] 亚历山大·塞维鲁斯(208-235):塞维鲁斯王朝末代皇帝,222-235年在位。

② Nautin,《俄里根:生平和著作》,按照Eusebius《教会史》所写,前揭,6.21.3-4。

③ 参见Nautin,《俄里根:生平和著作》,前揭,页425-427。

④ 见《约翰福音注疏》第六卷第8节。

⑤ 同上,第六卷第9节。

⑥ 同上,第六卷第10节到12节。

⑦ 参见Nautin,《俄里根:生平和著作》,前揭,页431-432。

⑧ 参见下文对该书篇幅和保存情况的简介。

确定是否还能完成这本书。^①第三十二卷的成书时间是在《路加福音布道词》(*Homilies on Luke*)发表之后,因为他在第三十二卷中提到了这一文集中的某一篇。^②按诺丹的年代勘定,^③俄里根所有的布道词都发表于公元238-244年之间。诺丹认为《约翰福音注疏》第三十二卷的写作时间是公元248年。^④然而,我们并没有可靠证据来确定具体的写作日期。我们所能够做出的最为接近、也最为保险的说法是:这本书应该是俄里根晚年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注疏》的写作占据了俄里根学术生涯的很大一部分。

《约翰福音注疏》的写作原因

5 同俄里根的其他几部著作^⑤一样,《约翰福音注疏》一书也是写给安布罗修(Ambrose)的,而且很有可能是在安布罗修的鼓励下而写的。开头部分被完整保存下来,在所有这些卷落中,我们都可以看出,本书是直接写给安布罗修的。^⑥从第五卷片段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6]俄里根似乎答应安布罗修写一本《约翰福音注

① 见《约翰福音注疏》第三十二卷第1节到第3节。

② 同上,第三十二卷第5节。但是,文中所引用的布道词却已经佚失。参见译者在文中加的注。

③ 参见Nautin,《俄里根:生平和著作》,前揭,页401-409。

④ 同上,页412。

⑤ 参见《驳克尔苏斯》(*Against Celsus*)序言第一节等处;亦可参见《论祈祷》2.1。

⑥ 参见俄里根,《约翰福音注疏》第一卷第9节、第二卷第1节、第六卷第6节、第十三卷第1节、第二十卷第1节、第二十八卷第6节、第三十二卷第2节。本书的第十九卷明显缺少开篇部分,第十卷同样缺少开篇部分。第十卷中出现的第二人称单数代词应该是指代安布罗修,第五卷残篇的第1、第2、第4、第8节中指代的应该也是安布罗修。

疏》，安布罗修则不停催促他坚持写作，哪怕出门也别中断。^①事实上，俄里根能够坚持不懈把这本书写下去，都是出于对安布罗修的友爱之心。^②

6 优西比乌(Eusebius)^③说，安布罗修原本是瓦伦廷派(Valentinian)^④信徒，俄里根使他在信仰上归正。^⑤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安布罗修会对《约翰福音注疏》感兴趣。帕戈斯(E. Pagels)指出，《约翰福音》是灵知主义者最常用的一卷书，瓦伦廷派信徒尤为如此。^⑥伊利奈乌(Irenaeus)^⑦曾提到过，瓦伦廷派信徒频繁引用《约翰福音》。^⑧在《约翰福音注疏》中，俄里根曾引用过赫拉克里昂(Heracleon)的著作。赫拉克里昂是瓦伦廷的学生，曾注疏过《约翰

① 参见俄里根对《约翰福音》5:1-2的注疏；参见哲罗姆，《伟人传》(*Lives of Illustrious Men*)，页61，在这里，哲罗姆指出，安布罗修恳求俄里根注疏《约翰福音》，并且给他提供助理和书记员，并且要求他每天都提交当天的工作成果。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俄里根在给安布罗修的一封信中称他为“工头”。

② 见《约翰福音注疏》第五卷第4节。

③ [译按]优西比乌(约260-339)：又被称为“凯撒里亚的优西比乌”，教会史学家，著有《教会史》，极其仰慕俄里根。

④ [译按]瓦伦廷(约100-175)：基督教灵知派的集大成者。

⑤ 根据优西比乌，《教会史》，前揭，6.18.1.和哲罗姆，《伟人传》，页56和61记载，在俄里根帮助安布罗修在信仰上归正之前，安布罗修曾经是一名马克安派信徒。鉴于安布罗修老家就在亚历山大，而瓦伦廷恰好在亚历山大执教，所以优西比乌很可能是对的。在对《约翰福音》5:8进行注疏的时候，俄里根也指出安布罗修以前曾经跟随异端教导，后来靠着自己的理解而离弃之。

⑥ 参见E. Pagels,《灵知派释经之约翰福音：赫拉克里昂的约翰福音注疏》(*The Johannine Gospel in Gnostic Exegesis: Heracleon's Commentary on John*, New York: Abingdon, 1973), 页16。另参见K. Rudolph,《灵知》(*Gnosis*,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3), R. McL. Wilson 译, 页17。

⑦ [译按]伊利奈乌：又称里昂的伊利奈乌，后期使徒教父，约200年殉道。

⑧ 见《驳一切异端》(*Adversus Haereses*)3.11.7。

福音》，这是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约翰福音注疏》。安布罗修一定知道灵知主义者的《约翰福音注疏》，尤其赫拉克里昂的作品，所以他才想从教会方面读到反击性的注疏。

7 很明显，俄里根的意图是批驳赫拉克里昂对《约翰福音》的理解方式，但他的目的似乎并不仅限于此。俄里根曾经写过《驳克尔苏斯》，这本书的焦点就是批驳克尔苏斯的注疏；不过，《约翰福音注疏》和《驳克尔苏斯》大不相同，因为，批驳赫拉克里昂的观点并非本书的焦点所在。《驳克尔苏斯》是以克尔苏斯对基督徒的攻击以及俄里根反驳这些攻击来建构的，《约翰福音注疏》却有所不同，其中很大篇幅根本没有提及赫拉克里昂。赫拉克里昂的[7]著作可能是俄里根写作的最初动因，但俄里根真正想做的却是写一本完全独立于赫拉克里昂的《约翰福音注疏》，让它成为一本符合读书人基督徒口味的著作^①。

8 在第五卷的残篇里，俄里根说，他注意到有很多异端写下了大量的书来注疏福音书和使徒书信，对很多求知的心灵而言，这些书非常有吸引力。他说：“在我看来，有必要出现一位能够代表教会教导的人，以真诚的方式来调解，并驳斥那些追求似是而非的学问的人。”^②但是，俄里根的方法并不是罗列赫拉克里昂和灵知主义者的各种言论，然后加以驳斥；他提出了自己的诠释，他的诠释与教会的教导保持一致。如果以学术旨趣来阅读《约翰福音》，难免会发现种种问题，俄里根对此逐一处理，比如《约翰福音》与对观福音书的差别，赫拉克里昂与俄里根本人在诠释上的具体差别，等等。

① 参见 C. Blanc,《俄里根：约翰福音注疏 I》(Origène; commentaire sur saint Jean I),《基督教源流》,120. 10,1966,以及 Trigg,《俄里根》,前揭,页 149。

② 见《约翰福音注疏》第五卷第 8 节。

《约翰福音注疏》的篇幅和保存情况

9 《约翰福音注疏》成了一部长篇巨著。写到第六卷末尾时,俄里根才讲到《约翰福音》1:29。前六卷书中仅有三卷得以保存下来,在普罗伊申(Preuschen)版本的希腊文文本中共159页。如果另外三卷的篇幅也相当的话,那么,俄里根对《约翰福音》第一章1-29节经文的注疏就有300多页。写后面几卷的时候,俄里根没有像写前六卷书一样涉及那么多细节。但直到第三十二卷结尾处,他才讲到《约翰福音》13:33,但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这已经是《约翰福音注疏》的最后一卷了。

10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约翰福音注疏》的总篇幅超过了三十二卷。哲罗姆(Jerome)^①只知道有三十二卷。哲罗姆翻译了俄里根的《路加福音布道词》,在译者前言中,他说布莱希拉(Blesilla)请求他将俄里根的著作[8]翻译成拉丁文,其中包括注疏《马太福音》的二十六卷书、注疏《路加福音》的五卷书以及注疏《约翰福音》的三十二卷书。哲罗姆说,要翻译这么多书,他的体力、时间和精力是远远不够的。^②在《书信集》第三十三篇中,他列举了俄里根的著作,其中就有《约翰福音注疏》,并同样声称这本书有三十二卷。^③在保存下来的文本之中,只有一份残篇提到了《约

① [译按] 哲罗姆(约347-420):拉丁教会的圣经学者,通行本拉丁文《圣经》(Vulgate)的译者。

② 《俄里根的著作:哲罗姆译本〈路加福音注疏〉和〈路加福音布道词〉中保留的希腊文部分》(Origenes Werke; Die Homilien zu Lukas in der Übersetzung des Hieronymus und die griechischen Reste der Homilien und des Lukas-Kommentars), ed. M. Rauer, 《公元三百年间的希腊基督教作家》第一卷(GCS 1, 1959)。

③ 见 Nautin, 《俄里根:生平和著作》, 前揭, 页228-229。

翰福音》十三章以后的部分,这个片段是第三十二卷中的一章^①。我们已经注意到,在第三十二卷的开篇部分,俄里根说,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完成整部《约翰福音注疏》。此外,第三十二卷的结尾处并没有表明还会有下文,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第十三卷、第二十卷和第二十八卷的结尾处都对下文做出了预告,指明下文会论及什么内容。^②目前掌握的所有证据都显示第三十二卷就是俄里根的《约翰福音注疏》的最后一卷书。

II 在这三十二卷书中,有九卷以希腊文的形式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它们分别是第一卷、第二卷、第六卷、第十卷、第十三卷、第十九卷、第二十卷、第二十八卷和第三十二卷。其中第十九卷在开篇和结尾处缺少若干页。我个人的看法是第二卷的最后部分缺少几页,因为这卷书引入了《约翰福音》1:7 的后半节作为讨论的主题,并以之结尾。此前已经引用了《约翰福音》1:7 的整节经文以供讨论,^③而对前半节的讨论也已经结束了。在《约翰福音注疏》的整本书中,我们没有发现其他的例子说明俄里根会在一卷书中引用某一节经文,又留到下一卷才展开讨论。此外,第六卷在结尾处也缺少几页,而第十卷在开篇部分有所缺失。第十卷以引用《约翰福音》2:12-25 开篇。《约翰福音》2:12-25 就是这一卷讨论的对象。普罗伊申提出,这段经文是在第十卷开篇部分佚失之后被别人加上去的,因为这里一次就列出了要讨论的整段《圣经》文本,而俄里根从来没有在《约翰福音注疏》的其他书卷中以这种方式引用过经文。^④

① 残篇 105 不是出自俄里根之手,而是出自 Theodore of Mopsuestia 之手。残篇 106 是对《约翰福音》20:25 的注疏,见本导言第 13 节第 5 个脚注对片段真实性的勘查。[译按]在英译本中是脚注 41。

② 见《约翰福音注疏》第十三卷第 455 节、第二十卷第 422 节,以及第二十八卷第 249 节。

③ 见《约翰福音注疏》第二卷第 199 节。

④ 见下文第十卷第一节脚注 1。[译按]在英译本中是脚注 2。

12 [9] 至于《约翰福音注疏》的其他书卷是在什么时候丢失、怎么丢失的,我们无从知晓。^①要是说有人认为此书的内容无法接受而蓄意将其毁坏,这似乎不大可能。它们的丢失更可能是由于该书篇幅庞大,不容易进行完整的誊写。《六种经文合参》(*Hexapla*)似乎也遭遇到了类似的命运。这本书本来是保存在庞非鲁斯(Pamphilus)^②创建的凯撒里亚图书馆里,^③但是到了四世纪中期,它就面临着不再存世的危险,这主要是因为用于书写的纸莎草非常易碎。阿卡希乌斯(Acasius)主教(340-366)和优佐伊乌斯(Euzoius)主教(369-376)任命各自的图书馆誊写员将纸莎草上的内容转抄到羊皮纸上。^④然而,我们无法得知有多少内容在被抄到羊皮纸上之前就已经丢失了,也无法得知他们都做了哪些决定来对文献进行缩略,因为他们的经费和时间实在是太有限了。^⑤

13 除了保存下来的九卷书以外,还有很多残篇包含对《约翰福

① 俄里根著作的整体保存情况,参见我在《教父著作选集》71.25-27的讨论。

② [译按] 庞非鲁斯:又被称为“凯撒里亚的庞非鲁斯”,就读于亚历山大城教理学校,是俄里根的再传弟子,非常仰慕俄里根。庞非鲁斯于309年殉道,他所建立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于七世纪被入侵的阿拉伯人所毁。

③ 见哲罗姆,《伟人传》,前揭,页75。

④ 参见 T. M. Tanner, “早期基督教图书馆:从耶稣到哲罗姆”(A History of Early Christian Libraries from Jesus to Jerome), *The Journal of Library History* (1979), 页419; 以及 P. Courcelle, 《晚期拉丁作家及其希腊材料》(*Late Latin Writers and Their Greek Sourc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H. Wedech 译, 页103-104。

⑤ Rufinus 曾经在公元四世纪将俄里根很多的著作翻译成了拉丁文,包括《罗马书注疏》。在这本书的前言部分,他提到让他翻译的人不仅让他翻译,也让他把《罗马书注疏》缩减一下篇幅。他也注意到《罗马书注疏》中的某些书卷已经佚失。